



# 劳伦斯与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渊源

丁礼明

(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三明 365004)

**摘要:** 西尔维娅·普拉斯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自白派诗人的代表, 她与艾米莉·迪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并称为美国近代文学史上三位最重要的女诗人。长期以来研究普拉斯诗歌的国内外学者都过于看重她与诗坛情侣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在诗歌内涵上的互文关系, 却很少有人关注她与英国作家劳伦斯的诗歌渊源。事实上, 劳伦斯的小说和诗歌对普拉斯诗歌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诗歌意象群布置和象征主义观点的运用上, 还表现在诗歌主题选择与诗歌语言的文字编排等方面。主要从劳伦斯与普拉斯作品主题互文视角探索两者的诗歌渊源, 对死亡意象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 自白派诗人; 劳伦斯; 诗歌渊源; 死亡意象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2017)6-0050-06

## 一、引言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自白派诗人的代表, 她与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并称为美国近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三位女诗人。作为一个颇受争议的女诗人, 普拉斯凭借她所创作的富有激情和充满想象力的著名诗篇闻名遐迩, 同时由于在世时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因为情感变故而自杀的戏剧化人生, 她也成为英美文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人物之一。长期以来, 研究普拉斯诗歌的国内外学者都过于看重她与诗坛情侣特德·休斯在诗歌内涵上的互文关系(Middlebrook, 2004: 125), 却很少有人关注她与英国作家劳伦斯的诗歌渊源。事实上, 劳伦斯的小说和诗歌对普拉斯在诗歌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她的诗歌意象群布局、象征主义观点的运用上, 还表现在普拉斯的诗歌主题选择以及诗歌语言的文字编排等方

面。本文拟从互文视角对普拉斯诗歌主题的选择、诗歌死亡意象的布局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 二、普拉斯诗歌与劳伦斯文学主题的互文

英国文学家劳伦斯是新旧世纪转折时期变革作家的重要代表, 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的藩篱。如果说普拉斯的诗歌创作深受劳伦斯文学创作的影响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文献记载普拉斯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读书时在给母亲的信中曾经坦承了英国作家劳伦斯对她的“生活和写作”产生的重大影响, 她甚至抱怨世人对劳伦斯文学创作的偏见、批评和谩骂。由此她宁愿如劳伦斯那般“坚持自我独立的自私行为”(Plath, 1980: 330)。我们从普拉斯的《家书》(Letters Home, 1992)中发现, 劳伦斯之于普拉斯不仅是良师益友, 同时也是她的人生导师。她在1957年写的日志中直呼“我需要导师, 而且不止一位”(Plath, 1957: 274)。可以说读劳伦

收稿日期: 2017-01-03; 修回日期: 2017-04-28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语言学话语范式下劳伦斯小说的现代性研究”(FJ2017X008)

作者简介: 丁礼明,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文学理论





斯的小说和诗歌不仅帮助普拉斯度过生命转折期痛苦的挣扎，同时也影响了她对写作职业的选择。西方学者很早就关注到两者之间的关系。英国学者利奥·汉姆利安(Leo Hamilian)在《劳伦斯与九位女作家》(*Lawrence and Nine Women Writers*, 1996)书中用较少的篇幅介绍了劳伦斯对普拉斯诗歌创作初期的影响和帮助，但是没有涉及普拉斯在诗歌词汇或文学意象上所受诗人劳伦斯的影响。学者罗宾·皮尔(Robin Peel)则指出，劳伦斯对普拉斯诗歌创作的影响甚至体现在文学和宗教的高度融合上(Martin, 1984: 204)。不仅如此，普拉斯在诗歌中展示的宗教内涵与诗歌主题的契合深受劳伦斯文学创作的影响。至此，劳伦斯文学创作对普拉斯诗歌风格形成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具体而言，劳伦斯文学创作对普拉斯诗歌创作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劳伦斯发表的小说作品主题对普拉斯的诗歌主题选择影响深远。劳伦斯的短篇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The Woman Who Rode Away*, 1928)最具代表性。小说中无名的已婚白人女子骑马闯入墨西哥沙漠被印地安人抓获，后她甘心作为死亡和再生仪式的祭祀物品被献给印地安神灵。普拉斯显然误读了劳伦斯这部小说的本义，且违背了劳伦斯小说创作的真实目的(揭示白人文化由于战争侵扰导致人性遭到扭曲，欧洲人已经走向死亡的边缘)，她片面地认为死亡才是小说的真正用意。她甚至因此在1953年的8月企图自杀。劳伦斯的这部短篇小说由此不仅影响了她对生命的选择，同时也影响了她的诗歌创作。首先，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影响了她对生命的态度。小说中渲染的死亡情节残留在普拉斯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也驱使她在短暂的生命里十次选择自杀身亡，最后导致她于1963年死于伦敦的住所。其次，普拉斯的短篇小说集《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Johnny Panic and the Bible of Dreams*, 2000)中约翰尼·派尼克故事正是对劳伦斯短篇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的翻版。再者，劳伦斯小说影响了普拉斯的诗歌创作可以在她本人的抄写本中一见端倪。在普拉斯的私人图书馆里有普拉斯本人亲自抄写的《劳伦斯短篇小说全集》，从中普拉斯发现了劳伦斯小说的主要特点是探索死

亡、恐怖和恐惧。这些特点显然都影响了普拉斯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她的诗歌主题基本上都与这三者之一相关。普拉斯于1961年10月27日创作的诗歌《爱丽儿》(*Ariel*)就是用自我的死亡暗示着他者的再生。诗歌中死亡的情景历历在目：黑暗中的凝滞；一片片阴影；死去的手。而生命的希望并没有就此消失：小孩的哭喊表明了生命的延续；黎明的大锅暗示着希望还在。诗歌清晰地表明生与死是相对而存在。学者艾尔·斯特安格维斯(Al Strangeways)在《西尔维娅·普拉斯：阴影的塑造》(*Sylvia Plath: The Shaping of Shadows*, 1998)书中专门提到劳伦斯短篇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对普拉斯的诗歌影响。在其中的一章“浪漫的焦虑”中作者谈到劳伦斯小说与普拉斯诗歌《爱丽儿》之间的关系。艾尔认为普拉斯在诗歌《爱丽儿》中运用了劳伦斯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中的浪漫主义观念。如在诗歌中普拉斯突出马的形象(爱丽儿可能指作者常骑的一匹马)，并且把马的意愿与诗歌言说者之间的意愿互相融合。但是，艾尔没有深挖普拉斯在诗歌意象群和语言上对劳伦斯文学的借用，因此她的观点尽管比较准确，但是仍待完善。

其次，诗人普拉斯诗歌创作对作家劳伦斯的文学主题借用现象十分显著。学者克里斯蒂娜·波丽左拉基丝(Christina Britzolakis)在著作《西尔维娅·普拉斯和悲痛的戏剧》(*Sylvia Plath and the Theatre of Mourning*, 1999)中指出，普拉斯讽刺性地解读劳伦斯在文学评论集《美国古典文学研究》(*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1923)中阐发的血性意识观。《美国古典文学研究》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研究美国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对(文学)批评的永久贡献，黑马(2013: 214)称其“本身就是一部血运旺盛的文学作品”。诗人普拉斯在诗歌《挫伤》(*Cut*, 1962)中就恰当地借用诗歌语言传达出劳伦斯的血性意识观，当然诗人此处是讽刺劳伦斯所倡导的肉体本能的血性意识观，她只是渲染了肉体生命的血腥而不是肉体本能的血性。在诗歌《挫伤》的开头诗人普拉斯如此写道：

真刺激——

我的拇指而不是洋葱。





指尖部分差不多没了  
只剩类似铰链的

一块皮，  
像帽子一样的封盖，  
惨白。  
然后变成那红绒布。

小朝圣者，  
印地安人用斧头砍掉你的头皮。  
你那火鸡肉垂  
像地毯一样

从心脏直接卷起。  
我踩上去，  
紧抓着我那瓶  
桃红汽水。

此处普拉斯的拇指受伤意象被国内外学者进行过多维度地解读和阐释，本文以为它解释了美国古典文学中所折射出的美国民族精神错位的印记。史料记载，早期的美国人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为了逃避宗教迫害离开了英格兰，五月花号载来的英国人普遍心地纯洁。但是，充满肉体野性的殖民者在接受印第安人的食物馈赠后转而屠杀了美洲大陆的原居民。诗人普拉斯在诗歌中显然暗示了美国文化中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印记，所以她运用精神分析理念来揭示美国民族的精神错位心理。诗歌中提到的意象“穿着红色衣服的英国士兵和百万士兵”指涉的正是英国人对美洲大陆的入侵和占领，这更加证明了诗人的意图和指向。从另外角度看，劳伦斯的血性意识强调的是西方长久以来形成的阳具中心主义思想和男性至上的观点，而早期美国文化中精神意识明显带有阴柔的特性，由此产生的欧洲文化阳刚与美洲文化阴柔的反差使精神错位的美国人心理受伤就在所难免了。再者，诗人普拉斯借助诗歌标题“挫伤”是希望对欧洲文化中陈旧精神部分进行切割和剥离，同时“你怎样跳过没有脑壳的老兵”则是对美洲文化崭新精神表达些许的期盼。显然，普拉斯的诗歌《挫伤》在创作理念上借用了劳伦斯的血性意识观，但她在诗歌主题上成功地对此进行了戏谑和嘲弄。

再者，在劳伦斯小说的爱情主题对普拉斯诗歌主题的影响上我们有以下发现和探索。1956 到 1957 年间诗人普拉斯凭借富布赖特学者身份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了学术研究。在此期间她撰写了论文《劳伦斯：知识树与生命树之比较》。论文是普拉斯阅读了劳伦斯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彩虹》以及论说文《无意识的幻想》之后的感悟之作。这篇论文对她后来创作诗歌《爱丽儿》影响深远。诗歌中“把我在空中拖过，双股，毛发”（Plath, 1980: 239）与劳伦斯小说中的寓言“好像天使抓住她的头发”的语言表达方式极为相似。普拉斯本人也说：“我是位死去的女人，我通过塞苏与春天联系，与生命之火融合，与存在的痛苦沟通。”（理查德·塞苏曾经是普拉斯的男友）这里诗人普拉斯展示的是她本人阅读劳伦斯小说名著之后生发出来的对爱情的痛苦感悟。劳伦斯笔下康妮与梅勒斯、厄秀拉与伯金之间痛苦缠绵的爱情故事深深影响了普拉斯诗歌的创作，据此她在许多爱情诗中感叹：“哦，爱情，哦，孤独，除了我没有别人我走向潮湿的旅程。”普拉斯 1962 年 10 月间拜读过劳伦斯的诗歌《爱情的混乱》（*The Mess of Love*），期间她与诗人休斯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劳伦斯诗歌中所描述的那样处在“爱的极度混乱状态。”（Lawrence, 1957: 204）诗歌《对手》是对这种情感的最好诠释：

我苏醒于一所陵墓；你在这里，  
石桌上的手指咯咯作响，寻找着烟卷，  
象居心叵测的女人，但没有那种神经质，  
你临终时说出一一些不可思议之词。

月亮也在屈辱着她的臣民

白昼里它则荒诞不经  
而你的不满，在另一层次  
穿越邮件的缝隙和如期的爱一起抵达  
白的和黑的，如一氧化碳般珍贵。  
来自你的音讯，无一日平安无事  
也许漫步于非洲，然而却惦念着我。

诗歌中的我与你相爱，我在象征死亡的陵墓中醒来，你在寻找烟卷排除内心的苦楚，这表明相爱的双方似乎都在极力表达着内心的痛苦。此处的陵墓意象暗示着死亡的来临，我





即将死去，但是依然难以忘记你的存在。这种因为爱情所产生的痛苦是诗人在《对手》里刻意要传达的主题。诗歌结尾处的“来自你的音讯，无一日平安无事”更加暗示爱一个人所要付出的心血和辛苦。在诗歌《十一月的信》中诗人直抒心声，一句“哦，爱情，哦，孤独，除了我没有别人我走向潮湿的旅程”（陆钰明，2014：210）把爱情与孤独直接建立了联系，从而间接暗示爱情带来的痛苦与孤寂。其实，劳伦斯小说《彩虹》和姊妹篇《恋爱中的女人》中对爱情的理解与诠释也曾经打动过诗人普拉斯。她甚至可笑地以为自己爱上了劳伦斯。小说中布朗温家族的第三代女性代表厄秀拉与安东的爱情在她看来正是她与休斯爱情的最好诠释。除此之外，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揭示了原始心理状态下男女之间的爱情演变历程，普拉斯希望借助诗歌也能传达出这种情感的阈限。而这种男女之间的原始情感表达来源于绘画艺术，与劳伦斯小说创作类似的是普拉斯在诗歌中露骨地展示男女爱情的手法得益于欧洲画家中瑞士人保罗·克利、法国画家保罗·高更和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劳伦斯本身身为画家创作的《复活》、《圣徒之家》、《火舞》、《发现摩西》以及《薄伽丘的故事》等都是人体画的杰作。它们形象地反映男女肉体激情与诗人普拉斯诗歌爱情主题的传达可谓不谋而合。这点在《家书》中可以得到证实。她给母亲信中如此说道：“我诗歌中泛滥的想法与灵感全来自于这些画家：克利、高更和罗素。”（Plath, 1992：336）普拉斯在诗歌创作中也深受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普拉斯自己认为是劳伦斯引领她走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领域。普拉斯许多诗歌所展示的都是主人公的无意识状态下的思索和痛苦以及神秘莫测的心理反应（Freud, 1964：217）。由此，普拉斯在此现象里的诗歌创作与劳伦斯小说形成互文和关联。其中诗歌《雾中羊》中清晨骑马的景象最能反映出普拉斯诗歌与劳伦斯小说之间的文本互文之间的联系。诗歌如此写道：

火车留下一趟呼出的气，  
哦，慢腾腾的  
马，锈色，

马蹄，悲哀的铃声——

早晨越来越暗，

整整一早晨，

诗歌《雾中羊》中清晨骑马的描写给人以凝重之感：悲哀的铃声从马蹄中传出，其实是主人心理的反映，天空越来越暗淡无光，显示的是骑马主人内心的绝望与痛苦。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菊花的幽香》开篇也有类似的描述：那个小火车头，第四号机车，拖着七辆满载货物的货车，从塞尔斯顿咿唧唧地摇摇晃晃驶来（劳伦斯，2002：29）。在荆豆丛中受惊的小马给人印象深刻。火车是现代机器的代表，它与传统交通工具马形成鲜明的对比。诗人普拉斯的语言暗示似乎与劳伦斯在小说《菊花的幽香》中开篇的描述颇为相似，文学语言表达之间的相似与主题间的互文现象十分明显。

### 三、劳伦斯与普拉斯颜色意象与死亡主题表现的同质现象

死亡主题是构建诗人普拉斯和劳伦斯文学渊源的另一个重要纽带。普拉斯的诗作和死亡密不可分，在她的诗歌中有几首直接描述死亡的来临和死亡的感悟和体验。如果说诗歌《事件》、《采黑莓》和《晨歌》都是诗人展示自我的舞台，那么《拉撒若夫人》就是一首典型的宣扬死亡主题的诗歌。20岁就企图自杀的诗人在诗歌《拉撒若夫人》中借助一名假想女子的死而复生来叙述自杀的冲动和死亡的体验。诗中“我又做了一次。每十年当中有一年我要安排此事”和“像猫一样可死九次”（陆钰明，2014：196）使全诗笼罩在不详和神秘的气氛中。而诗中所言的、“我使它给人地狱一般的感受”、“从灰烬中我披着红发升起，像呼吸空气般地吞噬男人”等却深切地表达出人们对死亡恐惧的想象。她甚至戏谑死神“死去也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善此道”（同上：196）。诗人这种面对死亡时的矛盾和复杂心态由此可见一斑。劳伦斯诗歌创作的后期也是死亡主题占据主导地位。《死亡之歌》、《死亡的快乐》、《我们同去吧》和《灵船》都是劳伦斯死亡主题诗歌的代表作。面对死亡劳伦斯表现出的是另外一种感受，与诗人普拉斯有些不同的是劳伦斯诗歌中的死亡被营造出轻松的诗化氛围。具体而言，诗人劳伦斯在诗歌《死亡之歌》中把死





亡比喻成长途旅行,死亡远在遥远的大海之外;在《死亡的快乐》中死亡却变成了冒险经历,既有快乐的体验,也有痛苦的折磨;在著名的诗作《灵船》中劳伦斯美化了死亡,把它描述成美丽、温馨和安详的画面:黄昏时分一首灵船驶向漫无边际的大海,这是灵魂之旅,如此平静和静怡。与普拉斯相似的是劳伦斯也认为死亡如此神秘莫测,甚至有些令人恐惧。诗人普拉斯和诗人劳伦斯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把死亡想象成黑暗的世界。两者都在诗歌创作理念上深受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影响。弗洛伊德在1920年发表了《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书中他对早年提出的本能理论做了部分修正,他将本能分为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在他看来,“食色本能(生命本能)常欲将生命的物质集会而成为较大的整体,而死亡本能则反对这个趋势,主要将生命的物质重返于无机的状态。这两种本能势力的协作与反抗产生了生命的现象,到死为止”。换言之,“生的本能是建设性,它导致新生命的诞生,死的本能则是破坏性的,他是恨的动因,表现为向外扩展的攻击侵略的倾向,而当这种倾向在外界受挫时,它又折回自我就成为了自杀的诱因,如果这两种本能相辅相成,便能演绎出令人目眩的动荡人生”。他还提出如下见解:人的行为有时是受意识不到的心理倾向所支配的,所以人也有受无意识支配的情况。据此判断本能本身是无意识行为的体现,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都受控于人的无意识。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形成人的双重自我的两面,具有神秘莫测的特点(弗洛伊德,2004:165-168)。普拉斯在诗歌《榆树》中这样写道:“这黑暗的东西睡在我的体内,吓得我魂不附体:整日我感觉到它轻柔的和毛茸茸的转动,以及它的邪恶。”(Plath,1980:192-193)从诗歌创作理念上看,普拉斯的诗歌《榆树》中的语言表达与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所阐释的死亡驱动观点十分接近:当人们感觉到莫名的恐惧,害怕什么时候被唤醒,他会感觉在睡觉。其实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是被魔鬼般力量控制着无法摆脱(Freud,1973:311)。诗歌《榆树》中提到的睡觉就有双重自我的特性:人在活着时借助睡眠恢复体力;反之,人的生命结束时呈现的状态也是在睡觉。因此,普拉斯诗歌《榆树》

中“这黑暗的东西睡在我的体内,吓得我魂不附体”揭示了睡眠的两重性特点。此外,颜色意象的使用也增加了诗歌的死亡气息。诗歌中“白色的锡酷似砒霜;我的红色花丝,金属线绺中的手燃烧着伸出;枕头变成一块木炭,根系已被灼焦”都或明或暗地展示颜色的丰富:白色的砒霜,死亡的颜色;红色的花丝,血液的颜色;木炭和灼焦的根系暗示着黑色,死亡的色彩。其他意象的使用也加重了诗歌的凝重氛围:月亮,也冷酷无情,她要残忍地拖走我,使我贫瘠、荒芜。月亮与太阳相对,太阳给予生命的活力,反之月亮是死亡的暗示,贫瘠、荒芜突出了月亮的作用。

劳伦斯在小说创作中也把黑色意象作为营造小说和诗歌氛围的主导颜色。在文学评论集《美国古典文学研究》(1923)中劳伦斯阐释了“黑色森林”概念。他认为,人的血性意识世界就是未知自我的黑色世界。科学知识和理性毁灭了人的自然本性和本能,大脑的进步和开发使我们走向灭亡之境(朱通伯,2003:458-459)。短篇小说《普鲁士军官》中劳伦斯的黑色的血性意识观被渲染的淋漓尽致。他不仅在外部的环境的设置上有意把士兵的命运与黑色森林紧密相连,甚至在小说矛盾冲突上紧扣上尉与士兵的内心世界,层层剥离两者之间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态。首先,在外部的环境的设置上劳伦斯在士兵即将死亡的夜晚,如此描述这个黑色世界:夜晚,电光不断地闪着;树林是黑乎乎的一大丛;绵延不断的乌云;黑暗像一扇百叶窗似的落了下来,黑夜覆盖了一切。世界是一个朦胧的鬼影,有一会儿它被投在那片铺天盖地的黑暗之上(劳伦斯,2002:26)。黑色死亡的氛围与小说主题紧密相连,外部的黑暗环境和内心世界的未知自我的黑色森林互相印证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士兵对上尉的刻骨铭心的仇恨,随后是一阵强烈的温柔舒适的感觉都在表明,两者之间复杂的情感冲突。这再次印证了劳伦斯的自我观点:现代人的自我世界纷繁多样。各种自我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多变的现代人。短篇小说《菊花的幽香》中劳伦斯也同样把丈夫的死亡安排在黑暗的夜晚。外部环境设置上劳伦斯用简单的语言引领读者进入一个黑暗狭小的世界:“随后,她点亮一支蜡烛,走进





那间小房间。房间里有一种黑森森的、死一般的菊花幽香。”(劳伦斯, 2002: 47) 这里黑暗的房间黑森森的菊花和它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都在暗示着主人公命运的悲惨和不幸。而更为不幸和可悲的是夫妻之间情感在丈夫去世时女人都没有一丝感觉: 她知道自己始终没有看清他, 他也始终没有看清自己, 他们在黑暗中相遇, 在黑暗中搏斗, 并不知道他们遇见的是谁, 也不知道他们是和谁搏斗(同上: 54)。由此看来, 诗人普拉斯在诗歌的主题氛围营造、诗歌意象的选择以及诗歌语言的运用上都或多或少地深受劳伦斯小说和诗歌创作的影响。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结尾处运用黄昏落日的意象渲染杰拉尔德和古德伦的离别主题; 普拉斯诗歌《榆树》中“我遭受过落日的暴行”似乎与劳伦斯小说中所要传达的主题异曲同工。此外, 普拉斯在诗歌意象群的使用上明显留下劳伦斯文学创作的印记。劳伦斯无论在小说还是诗歌创作上都擅长借用自然万物意象来为作品主题服务, 花草树木信手拈来都是小说或诗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劳伦斯作品中常见的意象有月亮、树林、蔷薇花、菊花、杏

花、蛇、马等, 它们构成劳伦斯文学作品强大的物质要素不仅在环境设置上发挥映衬作用, 而且在主题呈现上起到强化作用。受劳伦斯文学创作的影响普拉斯在诗歌的意象群安排上也有意识地使用了榆树、月亮、暗木、罂粟花、黑莓、马和羊等作为传达诗歌主题的直接或间接的媒介。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劳伦斯小说中的意象设置和布局深刻地影响了诗人普拉斯的诗歌意象群的使用和主题的传达。

#### 四、结语

劳伦斯是英国新旧世纪转折时期变革作家的重要代表, 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的藩篱。普拉斯是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自白派诗人的代表, 她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小觑。虽然国界不同和地域有别, 并且所处时代也不尽相同, 但是比较而言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度。研究发现劳伦斯的小说或诗歌创作对普拉斯在诗歌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她的诗歌意象群布局上, 还表现在普拉斯的诗歌主题选择以及诗歌语言的文字编排等方面。尤其是主题互文和死亡意象的运用方面都充分说明两者之间的深度关联。

#### 参考文献:

- [1] Freud, S. 1964. The Uncanny[A]. In J. Strachey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C]. London: Hogarth.
- [2] Freud, S. 1973. *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 (Vol. II)[M]. J. Strachey & A. Tyson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 [3] Martin, L. 1984. *Critical Essays on Sylvia Plath*[C]. Boston: G. K. Hall & Co.
- [4] Middlebrook, D. 2004. *Her Husband: Sylvia Plath and Ted Hughes: A Marriage*[M]. London: Penguin.
- [5] Lawrence, D. H. 1957. *The Complete Poems of D. H. Lawrence* (Vol. III)[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 [6] Plath, S. 1957. *The Journals of Sylvia Plath*[C]. London: Faber & Faber.
- [7] Plath, S. 1980. *Collected Poems*[C]. New York: Harper & Row.
- [8] Plath, S. 1992. *Letters Home*[C]. New York: HarpPeren.
- [9] 弗洛伊德. 2004. 弗洛伊德文集[C]. 高申春等译. 吉林: 长春出版社.
- [10] 黑马. 2013. 文明荒原上爱的牧师: 劳伦斯叙论集[C].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11] 劳伦斯. 2002.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C]. 主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2] 陆钰明. 2014. 普拉斯诗选[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 [13] 朱通伯. 2003. 劳伦斯文论精选[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